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搵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泪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燉洞丸來襲人拉了自子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

襲人的身分  
殺勝鳳姐黛  
矣

此症是  
聞用過數  
此人去強友  
工遠矣

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

天寫兩層曲  
折入妙

既是端陽佳節  
應艾法虎符  
取樂而在坐  
俱懶淡殊  
意索與寶味

黛玉寶玉二人的  
性情寫得透  
切

日金釧兒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

又加一番弊端  
絕妙文情

恃寵而驕原  
是常情但此  
一番話大為無  
禮

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因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得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

未免過於自矜

正邪的語氣

頗似黛玉如

之入安能永

存

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

好刻可惡

分明白却不應  
人糊塗

材料

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鬼鬼崇崇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的。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

仗後

反照後文

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教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

龍衣人的厚道  
處寫來可敬

明收為序行刻而  
復初能下跪求亦  
吾服其度

下跪求亦  
室玉非求時  
汝之前評錯  
誤

孝神

心厚人語

說話大欠身

事情說話 兇回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  
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王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  
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  
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王道這  
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  
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  
麝月等家了襲人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  
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求都跪下了寶玉忙把  
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眾人起去向襲人道叫  
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

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  
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  
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  
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一  
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  
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道林姑娘  
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  
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王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  
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  
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

秋後

問女善心勝此  
有意

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  
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  
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  
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  
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  
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  
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  
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  
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  
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

狂之態如

語耶我語  
說來却自  
如此風情已  
後文伏案

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  
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  
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  
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  
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  
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  
去襲人麝月却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說盥纔又吃了  
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  
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  
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

裡

何不同寶玉  
這個樣子以去  
其疑

八補一旬

了進去。瞧那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  
是怎麼洗了。的我們背地理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  
今日也涼快，那會子你既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昏一盆水來。  
你洗洗臉，通通頭，纔罷方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  
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也不許洗去。只  
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  
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寶  
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  
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搨着頭，  
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

如此便謂之愛  
我物却不解

胡說無怪乎  
後文之被逐  
也

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  
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  
拿了扇子來，我搨我最喜歡搨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搨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  
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搨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  
「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  
晴雯。晴雯接了，也搨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  
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  
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搨。豈  
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搨折



狂之態寫  
活現

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擲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

虛者寫之

的誰愿意穿這哄寶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上

又一個引証仍  
是處處寫

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呢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寶玉道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挖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

所送之人亦有  
料焉

巴巴的自已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  
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  
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  
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西東  
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  
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  
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  
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還是  
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  
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

毛病又來了

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眾人聽了都笑  
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  
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  
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  
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  
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  
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  
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  
鳳姐等去衆奶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  
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

竟空挿入一段陰陽至理又有海市蜃樓之觀

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偕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情逸致中心又加雜一番理以開生面他一向一答以我筆出後從靈妙常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

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蛇、蠅、蠍、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偕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為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上繚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

愈問愈奇愈  
愈妙

拳神

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偕們人倒沒有陽陰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狠，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

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縷翠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已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下回分解

看他每寫黛玉的乖張處多以寶釵之忠厚以形其之恰如水滸傳中每寫宋江之權詐處多

以李達之率真以形家之筆法之物。吾逾於此  
最可愛也。每回多是兒女情事。絮聒不休。未免使  
讀者視為懶熟。頓生疲倦。故仿子木微物錄論出一  
番陰陽的大道。以振閱者之氣。天外奇峯。真是  
不可妙手文字。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  
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  
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  
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  
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  
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借們在西邊暖  
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  
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借們那麼好後來我們

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  
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  
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小  
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兒，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  
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  
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  
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  
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  
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  
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

寶釵的為人  
自湘雲口中  
說出

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  
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  
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  
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  
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  
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  
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  
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  
襲人在傍啞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  
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

一點這可  
見二人的情  
形俱在衆目  
之中



襲人的為人  
又在湘雲言  
外見之

湘雲之快性  
亦為寫出

善於和事

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第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了。」實告

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

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

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

又點逗黛玉  
一筆稍帶寶  
一筆兩相  
形優劣自見

寶玉之蠢  
在此益見

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  
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  
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  
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  
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  
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  
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  
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  
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  
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絳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

相忌可惡  
不肯收自己狂為  
待負別人破

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  
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  
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  
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  
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  
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意  
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知己既  
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  
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  
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

左思右想總  
是一派的猜  
嫌疑忌

紅樓夢 第五回

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  
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  
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  
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似有拭泪之狀  
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  
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  
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  
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  
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  
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

忌性成出  
無狀

別不謂之為手  
放心三字注  
深女為黛玉  
不放心句

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  
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我氣我呢林  
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已又說造次了忙笑  
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登暴起來急得一臉  
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  
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  
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  
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  
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  
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

紅樓夢 第五回

不能深伴黛  
玉之心不能如此  
道出

又何情景寫  
不可笑

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已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著

却頭也不竟回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歎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

你的病我的  
病究竟是何  
毛病

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釵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啣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

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點點事也<sub>事也</sub>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说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

日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

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應上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撞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

二卷命都要  
在室玉爐上

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呢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笑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

面為金釧兒說  
想一面為王夫人  
醉釋兩、寫來  
可謂善於立論

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倒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裏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



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裏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一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泪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賈雨村原是書中的眼目。所以或傷或現。不。時。點。這。少。來。方。見。文。章。之。妙。審。玉。冰。雲。規。正。一。紙。文字。真是對症下藥。至石良之。雅寶釵。既。人。為。之。間。已。勸。慰。之。法。終。不。若。是。之。對。切。詳。明。也。保。之。正。福。俱。為。影。射。後。文。迷。而。不。悟。處。也。至。釧。之。死。係。為。下。回。承。管。之。由。承。管。之。厚。係。為。後。

久致禍之根。結搆細密。總一筆疎漏處。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

對詞的形景  
描寫得出色

眼看當  
之形景可

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噀些什麼方纔雨  
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  
的談吐仍是歲歲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  
會子又嚶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  
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摠爲金釧兒感傷  
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  
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  
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  
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  
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

人來賈政  
三分氣

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却  
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叙談那長  
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  
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支情且連  
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  
問道大人旣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  
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  
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應前一向好好在府如今  
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  
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

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捺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

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

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旣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旣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旣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

有個什麼紫  
檀堡

熟單已開少刻  
就要坐堂

又來一介為寶  
玉加冕的

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  
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  
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  
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  
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  
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  
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  
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在那裡去由你野馬  
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  
纔原不會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  
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  
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踈懶自然  
執事人撻剋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  
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  
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  
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  
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  
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  
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了頭金釧兒強

半句語傳神

又加一件罪案  
謬言可畏

好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冤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

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稍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

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

又作曲折之  
幸

那湯傷於淫  
過母婢即告  
已有應得之鬼

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

顧有人没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文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

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  
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  
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  
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  
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  
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  
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蹟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  
腿看至豚脰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  
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  
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

路寫來父  
母愛子的真  
相無不畢現

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  
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  
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  
忽聽了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  
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  
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了頭搖頭喘氣的走  
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的自己  
走有來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  
面勵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  
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



賈玉的嬌慣  
共由賈母的  
相愛

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泪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

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

大爲官作官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鬢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

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友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

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門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没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主中帶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

大約二字亦妙

有疑恍惚得

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後文朝房之說閱兩方之被抄怒寶玉之在敗壞子弟累肉故此回之致禍的伏筆但只寫賈政賈母王夫人三人的情景多不各盡其狀想見作者之於世事人情何甚透徹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喚的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兒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

摹神

半句語傳神  
取妙作多美  
用此筆為之  
自亦辭情中  
待索

樣呢正說着只聽了嬖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

痴情而受  
台因受答而  
痴情更甚

這却明白

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

寶釵的明  
白處又一  
寫出

白切實  
句明白  
我愛其人

即此看來  
玉為人尚  
可規正其  
奈與黛玉  
日相親密  
所以將性  
靈鋼藏住  
了甚為  
可惜

誠實待人  
的情景又  
一寫出

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翁也  
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  
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  
當日為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文加利害  
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  
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  
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  
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  
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  
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

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  
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  
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  
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  
晚上敷上膏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  
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  
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  
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大家  
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聾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  
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

因他二人  
吃虧恰宜  
有此夢境

總有明机  
又來混亂  
可惡

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  
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  
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  
却有兩三個丫鬢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  
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  
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  
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  
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睁  
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  
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

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  
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  
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  
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  
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  
不是噯喲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  
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  
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  
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  
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

你不混亂焉  
知不改

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  
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脚悄悄  
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兒開心了寶玉聽說  
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  
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  
去接着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  
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  
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  
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  
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

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  
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  
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  
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  
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  
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  
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  
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  
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  
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就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

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是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

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是白糟蹋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著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



大有身分

半句語傳  
神妙筆

賢明可敬

王夫人却也  
是明白人

此亦人情之常

毋訓不導

忠言逆耳

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只听得說為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

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

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辦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言外便有黛玉

書中調

者不可

須更奇

忽也

明白人

好識見

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  
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著著一件事每要來  
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  
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  
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眾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  
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  
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  
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  
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  
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

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  
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

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

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

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

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

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是我們隊裡

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  
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

上樓樓 第百回

更好可愛可  
二語包括古今  
多少情事  
居心明白看  
事透徹我愛  
其人  
真了不錯

所見更大

西、折、原、

委、愈、轉、愈、

妙、據、此、看、未、

不但賢明可

嘉而且善於

詞令

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  
 人啤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  
 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一則太太也  
 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  
 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  
 出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  
 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  
 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  
 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  
 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

又是這

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  
 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  
 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  
 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  
 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  
 望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  
 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  
 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  
 道：白眉赤眼兒的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  
 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

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搔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

未幾知道

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與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醮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閒拋却爲誰

伏後

尺幅鮫綃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綵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窻前亦有干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一般却不知病由正由此伏後起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

而積

假若蟠是嚴  
正性之人如  
何這此冤枉

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

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

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

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

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

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竟被人生生的

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未免落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

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他母親道聽見寶兄弟吃了虧

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

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

金石良言

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到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駝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  
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駝去他母親又說他犯

麝香團鬼的  
角活画出

應者宴之

人為後文一照  
祖俠人的形景  
馬來可笑

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攬的牙敲了分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我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  
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  
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  
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  
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  
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  
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見的事比給  
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  
話怎麼前日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  
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  
是爲這個打他呢麼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

含醋意

又一點逗

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  
釵道誰鬧你呢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  
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  
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  
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  
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  
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

又爲後文一

個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  
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  
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

既能勸人何  
不想自己

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這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  
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  
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  
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  
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  
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  
解 書中凡寫玉釵後事處多用旁筆點這  
或用暗筆埋伏此回純用正筆明筆寫出  
且其中串插映帶之處多不各處妙是極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好一篇跳脫文字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忠厚可敬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  
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  
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  
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  
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  
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  
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  
一羣人又向紅怡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



亦非尋常  
好惡

的手後頭那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了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

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窓，滿屋內陰

閒筆入畫想  
見行文之樂

應前有情

好景

敗類樣子

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友。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晚了。路上撞客著了。來家未醒。不知

摹神

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爭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眺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眺。妹妹聽見了。

你言我語。母子三人的口吻。無不畢肖。

這倒是幾句  
人話

恰有此情

自知不是故  
作周旋可笑

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  
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  
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  
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著眼  
睛裡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  
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殺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  
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  
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  
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  
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

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  
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  
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  
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著  
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  
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  
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  
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  
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  
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

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第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來上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

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脩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嘗個新

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

暗藏敘法

明點一筆

識見不錯又為後文伏筆

傳神

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干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玉了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玉了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

好生養著罷。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偕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慳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絛。

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絛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了。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指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脚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

紅樓夢 第二回  
座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了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的道理

說著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

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



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奈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

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傳二爺家的兩個嬷嬷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傳試家的嬷嬷來了那傳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傳

椿瘡未退故  
態復萌奈何

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觀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就候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著湯却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著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猷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猷

寶玉的形景  
又自傳家婆  
子眼中看出

寶玉的為人  
全神俱現

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歎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嚶嚶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絛子寶玉笑向鶯兒道方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絛子鶯兒

道裝什麼的絛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閑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絛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

鶯兒道一炷香朝天瓮象眼碗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

影射得妙

寶釵的為人又在鶯兒口中說出跌擲得妙

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筭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

想因前日  
長談之故

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

忽又頓住妙  
極

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

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玉釧者釧之妹也。釧者兒女寶釵之婢也。釧之配於寶玉也。因玉釧而情及於其妹。因寶釵而情及於其婢。所謂之情痴。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終

